

我二姐谷建芬

□谷明昌



我二姐谷建芬，乳名叫“彩华”，父母为了唤她方便，平时就喊她“华子”。比华子小的弟弟、妹妹们，则称她为“华姐”，在我们嘴里，总是俺华姐如何如何的。

华姐作曲，我们不懂。但在生活中，她的很多事情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2017年4月，我去北京看她，在她家里，我看到了两本深蓝色布面的手册。其中一本印着“青年日记”，据我姐姐讲，这本手册是她1951年在旅顺买的；而另一本手册则印着“东北工业部建工局，大连玻璃厂，1951.11”的字样，手册中间是一个“奖”字。我姐姐说，这本手册是当年与姐夫谈恋爱时，我姐夫送给她的。在扉页毛主席像的空白处，写着“东北鲁艺学院，邢忠诚赠”。如今算起来，这两本手册已有68年的历史了。

我觉得姐姐写了那么多好听的旋律优美的歌曲，首先缘于她在学生时代所受到的良好的专业训练，其次是在把握歌曲的旋律创作上也确实有她擅长的地方。

在一次闲谈中，我姐姐提到了旋律问题，她很在意旋律，如果没有好的旋律，她说，她是不会轻易把歌曲拿出来。在为儿童写古诗词歌曲时，我姐姐说，她更是用“心”在创作，用心在与古诗词交流，然后让心激动，“心里在颤抖地”去把歌写出来。

从我姐姐的笔记本当中，可以看出我姐姐小时候学习时的认真态度，在学校里，她可能不是学霸，但绝对是一个用功的学生。在她笔记本前面的空白页上，写有这样的话：“不厌其详的一点一滴学下去！哪怕是会啦，还要忍住性，深刻的追究它，求之真正之深解。”

在我自己家里，原先还有一本我姐姐的物理学笔记，字写得并不大，页面上干干净净的，文字和力学图都非常的清晰工整，一点错误都没有。可惜她的这本物理学笔记，在我几次搬家过程中，不知啥时给弄丢了，甚是可惜。

在她家里，我姐姐至今还保存六七十年的两块布。一块是浅咖啡色的一方布，另一块则是一个包袱皮，是过去用来包东西用的。

这些老物件的存在，或许映衬了我姐姐思想深处的“怀旧”基因。她在七十高龄时，开始写儿童古诗词歌曲，如果心中没有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怀旧情结，没有中国古诗词对她心灵的打动，她是无法完成这些歌曲创作的。

同样，因为怀旧情感的驱使，在2000年，我姐姐回到大连市西岗区实验小学、一中、二十一中，饶有兴趣地回忆了她小时候学习过的地方，颇有“小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感觉。2011年10月1日也曾到日本大阪，去寻找我父母侨居日本时的旧居，那时我二姐和我大姐以及哥哥都在幼稚园里。因城市几番改造，当时居住地模样荡然无存。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，不仅原住区域找到了，而且他们还提供了当时街道的复印地图，还把我家的电话号码给查到了。

我姐姐六十岁以后，曾几次回到山东老家威海姜南庄寻根，得到同村人谷昭仪赠送的《威海谷氏宗谱》。在《谷氏家族宗谱》中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谷大将军（谷生琰，明朝），任松潘城都

司，奉命出大小金川，战功赫赫，后因地势艰险，粮草无继，身受重伤阵亡。朝廷厚葬，墓地坐落于姜南庄，军马岭下。

怀旧是社会发达过程中，社会心理的表征，没有怀旧的生活，是空虚苍白的。古人说“善言古者合之于今，能述远者考之于近。”；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”

我六七岁的时候（大约1953年）姐姐带我到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玩，午餐时她给我买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，外加白米饭，这是姐姐领我吃的第一顿饭，我至今不忘。1965年我已是辽宁足球队队员，12月份全队赴广州冬训路过北京，当时她已在北京中央歌舞团任作曲。中午，姐姐领我到东风市场吃了一次生鱼片，看到我脚上穿的鞋破了，又给我买了一双北京板鞋（塑料底布鞋）。

我在国家足球队踢球或做教练时，都曾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，每次到姐姐家，她都给我做好吃的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提一下，我姐姐做的饭菜，在她们那个圈子里，小有名气，有朋友或学生从国外回来，最想吃的就是我姐姐做的炸酱面。

我姐姐做事认真，对人朋友很真诚。我们做弟弟、妹妹的，平时都很尊敬姐姐，并且以姐姐为榜样。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取得像她那样的成就，但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三姐谷建英曾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主任；妹妹谷铃是同一家医院核医学科的副教授；我是足球国家级教练。在我们父母早年去世之后，哥哥、姐姐承担起了抚养和提携弟弟妹妹们的责任，并且以良好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态度做出示范。

我姐姐15岁参加工作，两年后到东北音乐专科学校（沈阳音乐学院前身）学习作曲，三年学业结束后，被分配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工作（后变更为中国歌舞团、东方演艺集团）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，她的学习工作简历是极其简单的。她这一辈子，心无旁骛，勤奋有加，写了一千多首曲子。所以姐姐的学生毛阿敏讲：“谷老师是

真正的艺术家，她不市侩，她的心思都用在艺术上。”特别让我敬佩的是，她在七十三岁高龄时，居然还能坐得住，一直写到八十二，写了五十多首“新学堂歌”。

一般而言，人到了六十以后，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不舒服，一会儿要吃点药，一会儿要喝点水，一会儿要上趟厕所……所以，老年人很难长时间坐下来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再写东西搞创作就很难了。我在63岁时，也曾写了一本书《足球是什么》，对此就深有体会。写了一小时书后，就要起来一下，去干干这干干那，或者躺一会儿……书写得断断续续的。但是我姐姐用极大的毅力，沉下心来，锲而不舍，克服身体带来的不适，终于完成了她心目中神圣的创作，将50首新学堂歌献给中国少年儿童。

我姐姐似乎一辈子都在作曲，但在生活中，她不是一个古板的人。她头脑里经常会有些新奇的想法，小时候，她又特能搞恶作剧。据姐姐讲，在我一岁多时，我躺在炕上，因为头发还没全长出来，所以脑门显得特别大。我二姐趁我妈妈正在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就用黑笔在我的脑门朝上面的方向又画了一副眼睛、眉毛、鼻子、嘴，待我妈妈在朦胧中醒来，被吓了一跳。我二姐嘻嘻哈哈地笑着跑开了。

还有一年夏天，快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二姐突发奇想，趁别人不注意，就穿着衣服、鞋子跳到我家盛有半缸水的大水缸里，然后把水缸盖盖上。心想，里面挺凉快，你们还找不到我，这挺好玩的。正当家里人到处找她吃饭的时候，我二姐在水缸里憋不住了，就自己跳了出来。我妈对孩子成长中的过失，不急躁，也不过分苛求。当我姐姐被调入北京中央歌舞团时，我姐看见我妈站在门口送我，我妈妈哭了……我妈妈对于这个二姑娘，她口中的“华子”，虽然调皮，经常骂她，但是我二姐在调皮过程中透露出来的小聪明和小狡黠，也常常把我妈弄得哭笑不得，特别是这个二姑娘出人外地，被调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去了，这绝对是我妈内心的一份喜悦和骄傲。所以她们母女之间的细腻、真挚

和浓厚的感情，我姐的感触是很深的。

在我姐姐的音乐作品中，有很多是写“妈妈”的歌，如《妈妈的吻》《烛光里的妈妈》等。

我姐是模仿秀，她的威海话学得很像。我姐姐说，以前搞活动或开会的时候，有时能遇见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倪萍和“鞠萍姐姐”，她俩的威海话说得也相当地道。可能大家对倪萍在某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说的那段胶东话还有印象吧：“西北风，今刮，明刮，后还刮，一直刮到下星期六。”是的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设想一下，当倪萍、鞠萍和我姐姐三个人凑在一起说威海话的时候，肯定会非常逗！

我姐姐是个足球迷。早年她经常和我姐夫骑着自行车从甘家口、帽儿胡同那边中央歌舞团的驻地到工人体育场看球。她和其他球迷一样，手里拿着面包和北冰洋汽水，看得津津有味。后来她年龄大了，但每逢电视转播足球比赛她还是要关注，还是要看！只不过是敢直视，就在赛后询问别人比赛结果：“谁赢了？谁输了？”

我姐姐的生活很有节制。每天上午，只要没有别的事情，她就会进行体育锻炼，有时像小伙子一样，把上衣拿下来绑在腰间走路，特有运动范儿。她的标准是30分钟，公园里场地三圈。2017年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夕，东方演艺集团文学撰稿徐璐蕊采访她，她身着细长的筒裤，脚上穿着“N”字牌健身鞋（New Balance，新佰伦品牌），这时候的她，年龄已经八十有二了。

我姐姐从来不乱吃东西，除了清淡的饭菜之外，平时也就吃坚果。年龄大了，我姐姐喜欢吃饺子，是萝卜馅的饺子。说起萝卜馅的饺子，在我们家已经传承一百多年了，直到今天，我家里年三十包的饺子还是萝卜馅的，不曾改变。也许有人会问：“萝卜馅的饺子有什么好吃的？”其实，萝卜馅饺子除了是一种地方口味的记忆外，它还是一种生命记忆。地少人多的威海，老百姓除了闯关东，还纷纷跑到国外谋生。萝卜、地瓜是当地的主要物产，多少年来它养活无数困苦的老百姓。当然，对家乡最割舍不下的怀念就是那用萝卜馅包成的饺子。

我姐姐写了一辈子歌曲，在谷建芬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的作品音乐会上，她动情地说：“我从心底感谢新时代，感谢新生活，感谢所有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厚爱”。是的，我姐姐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的作品问世，主要还是赶上了好时代，是时代鼓舞了她，造就了她。

2015年我姐姐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：我姐夫因突发心脏病去世，8个月后，我姐姐的小女儿又因脑出血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给我姐姐的心理造成了无以名状的伤害。当时她正在进行“新学堂歌”（儿童古诗词歌曲）的创作，已经写了49首歌，还差一首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创作计划。因她受到了如此大的创伤，所以在好长一段时间里，她怎么也写不出剩下的那首歌。直到有一天，她遇到了一段话：“有种幸福叫放手，有种苦难叫占有。有种快乐叫善予，有种痛苦叫贪求。无私有福，无欲长寿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。”（雍和励）是这段话点拨了她，慢慢地，她从创伤中走了出来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她终于写完了50首歌，将一套完整的谷建芬《新学堂歌》在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夕隆重推出，了却了她的一大心愿。所以，央视2台主持人陈伟鸿说：“欢迎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，谷老师把最美的旋律写给了世界，而把坚强的音符留给了自己的人生乐章。”

这一辈子，我觉得姐姐挺忙的，也挺累的，所以找了一些轻松的话题，拉拉杂杂写了如上一些记忆，反映了我姐姐的真诚。她真诚做人，真诚做事。我觉得，她是先做人，后才成事。

我姐姐说话，既诚恳又幽默，平时我们都爱听她说话，她的话常常能够走进别人心里。

我的二姐谷建芬是一个可敬的人，是一个可爱的人，也是一个可亲的人。

作者谷明昌为谷建芬弟弟，国家级教练员，曾是辽宁足球队、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。历任辽宁足球队、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、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孙泽锋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 lswbcsgh@sina.com 联系

总第 8859 期

社务管理部：22698080
编采管理部：22699233

发行部：22853760 订报热线：22895302
广告部：22699260 22699261

社址：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
电报挂号：1032 邮编：110003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辽工商广字 01—257 号
印刷：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零售价：1.00 元/份
订阅价：300 元/年